

高爾基短篇小說集

巴 金 編

破裂集

汝 龍 譯

開 明 書 店

820(2)
0014₁₂

高爾基短篇小說集

巴金編

碎 裂 集

汝龍譯

- 她的情人 (Her Lover) 譯自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, 1918, Modern Library, New York
 碎裂 (Break-up)
 風流漢 (The Philanderer)
 浪漫主義者 (The Romancer) 均譯自 Selected Works, Vol. 1, 1948, Moscow.
 原本是人的動物 (Creatures that Once Were Men) 譯自 Creatures that Once Were Men, 1918, Modern Library, New York.

碎 裂 集

每冊售價人民幣 9,200 元

已 (碎 4295)

著 者	蘇 聯 高 爾 基 (М. ГОРЬКИЙ)
譯 者	汝 龍
出版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)
印刷者	永 盛 協 印 務 局 (上海長壽路 74 號)
發行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 66 號)
各地分店	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1951 年 7 月初版 (1-9000)

118 P 32 K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目次

她的情人.....	一
碎裂.....	二
風流漢.....	三
浪漫主義者.....	六
原本是人的動物.....	三

她的情人

我的一個熟人，有一回講給我聽這樣一個故事：

當初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，湊巧跟一個名譽有問題的女人住在一個地方。她是波蘭人，他們管她叫做傑瑞莎。她是個高高的、魁偉的、皮膚淺黑的女人，生着烏黑的濃眉，和彷彿用斧子鑿出來的、粗糙的大鼻子——她那黑眼睛的野獸樣的光芒，她那低音的粗喉嚨，她那馬車夫樣的步法，她那男人樣的大力氣，大有賣魚婦的氣概，招得我滿心害怕。我住在頂樓上，她的頂閣恰好跟我的頂閣是兩對面。每逢我知道她在家，我絕不讓我的房門開着。可是話說回來，這是很少有的事。有時我偶然在樓梯上或院子裏碰見她，她就對我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依我看來，似乎狡猾而輕狂。偶爾我看見她喝醉酒，張着淚汪汪的眼睛，披頭散髮，露出特別討厭的猷笑。在這種時候，她總是對我講話。

「您好嗎，學爺？」她就傻笑起來，使得我越發討厭她。我很不得換個住處，躲開

這種相遇和問候纔好；可是我的臥室舒服得很，窗外又是那麼一片廣闊的風景，下面的街上老是那麼安靜——因此我忍受下來了。

一天早晨我正躺在長椅上，想找個藉口不去上課，忽然門開了，那討厭的傑瑞莎的低音在我的房門口響起來：

「您貴體平安，學爺！」

「你要幹麼？」我說。我看見她的臉色慌張，帶着懇求的表情……在她，那要算是很不平常的臉色了。

「先生！我求您一件事。您肯答應我不？」

我躺在那兒一聲不響，暗自想道：

「天吶！……鼓起勇氣來，我的孩子！」

「我要寫一封家信，就是這麼回事，」她說，她的聲調是懇求的，輕柔的，心虛的。

「滾你媽的蛋！」我心想；可是我卻跳起來，在桌旁坐下，拿起一張紙來，說：

「過來，坐下，說！」

她走過來，很彆扭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帶着有罪的神氣瞧我。

「那麼，你要給誰寫信？」

「寫給勃列斯拉甫·卡司普特，在司維普夏納城，華沙路……」

「好，講下去！」

「我親愛的勃列斯……我的寶貝兒……我的忠實的愛人。求上帝的母親保佑你，黃金的心啊，你爲甚麼這許久沒寫信給你的愁苦的小鴿子傑瑞莎？」

我差點嘖嘖笑出來。「愁苦的小鴿子！」長得五尺多高，拳頭跟石頭那麼硬，比石頭還要重，臉子那麼黑，彷彿這小鴿子一輩子住在煙囪裏，從沒洗過一回臉似的！我很容易忍住笑，問道：

「這個勃列斯特是誰啊？」

「是勃列斯，學爺，」她說，聽我唸錯了那個名字，彷彿生氣了似的。「他叫勃列斯——我的年青的漢子。」

「年青的漢子！」

「您爲甚麼覺得這樣奇怪，先生？難道我一個姑娘家不配有個年青的漢子嗎？」
她？姑娘家？乖乖！

「哦，怎麼會不配呢？」我說。「甚麼事都有可能。他跟你在一塊兒有多久啦？」
「六年。」

「哎喲！」我想。「好，咱們接着寫你的信吧……」

我老實告訴你說：要是這位多情的寫信人不是傑瑞莎，而是一個跟她稍稍不同的人，那我倒情願跟那勃列斯掉換一下呢。

「承您好心幫忙，先生，我打心裏感激您，」傑瑞莎對我說，行了屈膝禮。「或許我也能幫您一點忙呢，怎麼樣？」

「不必了，我也十分感激你的好意。」

「先生，也許您的襯衫或褲子甚麼的要補一補吧？」

我覺得這個繫着女裙的 mastodon 使我羞得滿臉通紅，我乾乾脆脆告訴她說：她的任甚麼樣的幫忙，我都不需要。

她告辭，走了。

一兩個禮拜過去了。那是傍晚時分。我正坐在窗邊，吹着唿哨，想個法子消遣消遣。我悶得慌，天色陰沈。我不想出去，由於純粹的無聊，我開始自我分析，思索着。

這也是沈悶極了的工作，可我又想做別的事。這時房門開了。謝天謝地！總算有個人來了。

「哦，學爺，我想您沒甚麼急着要辦的事吧？」
來人是傑瑞莎。唉！

「沒甚麼事。怎麼啦？」

「先生，我想求您再替我寫一封信。」

「很好！寫給勃列斯囉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，這回是他寫信來。」

「甚——麼？」

「我好笨！學爺，對不起，不是替我寫信。是替我的一個朋友寫信，那是說，也不是朋友，只不過是個熟人罷了——一個男人。他有個情人，就跟我傑瑞莎一樣。就是這麼回事。先生，您肯寫一封信給傑瑞莎嗎？」

我瞧着她——她的臉很苦惱，她的手指頭發顫。我起初還莫名其妙——隨後我

就猜中這是怎麼回事了。

「注意，我的小姐，」我說，「根本沒有甚麼勃列斯，也沒有甚麼傑瑞莎，你一直對我撒了許多謊。不准你再在我這兒搗鬼。我沒有跟你結交的意思。你聽明白沒有？」

她忽然變得十分害怕，慌張；她的兩隻腳在地下頓着，沒離開原地方，她結結巴巴，樣子可笑，彷彿想說甚麼，卻又說不出來似的。我等看着隨後會出甚麼事；我疑心她想把我引出正路，可是我看出來而且感到我明明錯疑心了。顯然是另外一回事。

「學爺！」她開口了，忽然搖搖手，猛的轉過身朝門口走去。我心裏存着很不愉快的感覺，在那兒發獸。我聽着。她的門猛的關上——那可憐的娼婦明明很生氣……我想一想，決心上她那兒去，請她上這邊來，寫她所要寫的信。

我走進她的房間。我往四下裏看一遍。她坐在桌旁，胳膊肘支在桌子上，手托着額幫子。

「聽我說，」我說。

現在，每逢我講到我故事的這一段，我總覺着非常的營扭而且蠢笨。唉唉！「聽我說，」我說。

她從座位上跳起來，睜着亮晶晶的眼睛走到我的面前，把手放在我的肩頭，開始低聲講起來，或者不如說，用她那特別的低音哼起來：

「好，索性對您實說吧。事情是這樣的。根本沒有勃列斯那個人，也沒有傑瑞莎這個人。可是這礙您甚麼事呢？您拿管筆在紙上寫些字，這在您難道是難事？噫，您噫！只不過是這麼一個黃頭髮的小孩子罷了！根本上，一個人也沒有，既沒有勃列斯，也沒有傑瑞莎，只有我一個人罷了。好了，我全告訴您了，您心裏該舒服了吧！」

「原諒我！」我說，給這樣的款待弄得大喫一驚。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你是說沒有勃列斯那個人嗎？」

「沒有。就是這麼回事。」

「也沒有傑瑞莎？」

「也沒有傑瑞莎。我就是傑瑞莎。」

我一點也不明白；我定睛望着她，極力要弄明白我和她兩個人當中究竟是誰的腦筋出了毛病。可是她又走到桌旁，找一樣甚麼東西，回到我身邊來，用生氣的口吻說：

「要是您覺着寫信給勃列斯是件難事，看，這就是您寫的信，收回去吧！別人會替

我寫的。」

我看一眼。她手裏拿着的正是我寫給勃列斯的信。呸！

「聽着，傑瑞莎！這是甚麼意思？我既然替你寫了信，你又不發，那你何必再找別人替你寫？」

「把那信發到哪兒去呢？」

「噢，發給這人——勃列斯。」

「沒有這麼一個人啊。」

我簡直不懂了。我沒別的辦法，只好啐口唾沫，走了。這時她卻解釋了。

「那有甚麼關係呢？」她說，仍舊氣惱着。「我告訴您，沒有這麼一個人，」她攤開胳膊，彷彿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會沒有這麼個人似的。「可是我希望有這麼一個人……難道我不是跟別人一樣的也是人？對了，對了，我知道，當然啦……不過，我寫信給一個我看得見的人，那也不礙別人的事啊……」

「對不起——寫給誰呢？」

「當然是寫給勃列斯啊。」

「可是沒他這麼一個人嘛。」

「唉唉！就算沒這麼一個人，那又有甚麼關係呢？說是說沒他這麼個人，可也許真有，也說不定！我寫信給他，那就顯得好像真有這人了。傑瑞莎呢——就是我，他回我的信，我就再寫信給他……」

最後我總算明白了。不知怎麼，我覺得那麼噁心，那麼難過，那麼害臊。一丈開外，跟我同在一處，住着那麼一個活人，在這世界上沒一個人好心的、誠懇的待她，於是她就爲自己創造了一個朋友！

「現在，聽着！您替我寫了一封信，給勃列斯；我呢，把信拿給別人，求他們替我唸一遍，他們替我唸，我聽啊聽的，覺着真有勃列斯那麼一個人了。接着我求您爲我寫一封勃列斯給傑瑞莎的信——那就是說，一封給我的信。等到這麼一封信寫好，託別人一唸，我就能完全斷定真有勃列斯這麼一個人了。於是，我就覺着生活好過點了。」

「教鬼逮了你這個蠢材去纔好！」我聽完這話，暗自想道。

從此以後，照例一個禮拜兩回，我寫信給勃列斯，再寫勃列斯回傑瑞莎的信。那些回信我寫得挺好……當然啦，她聽着那些信，哭得甚麼似的，而且我應當說明，還用

她那低音嗶叫呢。爲了報答我那些憑假想的勃列斯的身份寫來的、把她感動得流眼淚的真信，她開始給我的襪子、襯衫和別的衣着補窟窿。後來，在這段歷史開始了三個月以後，不知因爲甚麼緣故，他們把她下了獄。沒問題，到現在，她一定死了。

我的朋友彈掉他紙煙上的煙灰，深思的仰望著天空，下了這樣的結論：

唉，人越是嘗到生活的辛酸，就越是貪求生活中的甜東西。我們呢，身上披著我們的美德的破布，透過我們的自滿自足的霧觀看別人，相信我們自己清白無疵，自然不會明白這種事。

這件事顯得相當荒唐——而且殘酷得很。我們說的是那個墮落的階層。我倒要請教，墮落的階層是些甚麼人？首先，他們也是有骨頭、有肉、有血、有神經的人，跟我們自己一樣。這種話，歷年來，我們天天聽到。我們光是聽——鬼纔知道這種態度多麼可惡。或者，難道我們給人道主義的高調弄得完全麻木不仁啦？其實，我們也是些墮落的人；依我看來，我們很深的落進了自滿自足的深淵，和自己相信自己高明的信念。可是這些話也講得夠了。這些話跟山那麼老了——老到不好意思說出口了。實在老極了——對了，就是這麼回事！

碎 裂

城市對面的河上，有七個木匠正在匆忙的修理那冬天給市民拆散當柴燒掉的防冰板牆^①。

這一年，春天來得遲——三月的初旬彷彿十月；只有到了中午光景（並不是每天這樣），天空纔現出蒼白的、如同冬日的太陽，射出亮光，穿透藍色的雲層，沒好氣的朝大地睨眼。

這天已經是苦難週^②的禮拜五，可是晚上，房簷上滴下來的水仍舊凍成藍色的小冰柱，有半個阿爾申^③那麼長；河面的冰，這時已經不再覆蓋着雪，那顏色跟冬天的雪一樣，微微發藍。

① 一種模形的建築物，建在橋基四周，防範浮冰的衝擊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③ 俄尺名，等於中國的二尺六寸。——中譯者。

木匠正在做活兒，城裏教堂的鐘響起了悲涼的、金屬的呼籲聲。工人擡起頭來，眺望籠罩全城的灰濛濛的霧靄；往往，舉起來預備劈下去的斧子，在半空中停一停，好像不願意打擾那溫和的聲音似的。

在廣闊的河面上，這兒那兒，有些樅樹枝子插在冰裏標明路徑，冰洞，裂縫；枝子直指着天空，彷彿淹在水裏的人的手臂，顫抖的彎曲着一樣。

河上現出一片冷清的景象，荒涼而光禿，河面是一大塊不平滑的冰，寂寞的伸展到朦朧的遠方去，從那邊一股陰溼寒冷的風懶洋洋的、陰鬱的吹來。

……工頭奧西普是個衣服整齊、身材勻稱的短小精悍的漢子，乾淨的、銀白的鬍子，做成小小的柔捲，貼在他那紅噴噴的臉蛋兒和靈活的脖子上。老奧西普向來愛管事，嚷道：

「麻利點，幹活兒啊，你這個雞蛋！」

他轉過身來，對我譏諷的說：

「怎麼着，你道監工。你站在那兒發甚麼獸呀？你想想看，人家教你上這兒來幹甚麼的？不是包工商華西里·塞爾蓋伊奇教你上這兒來的嗎？噢，那麼你的差使就是

督我們幹活兒啊，「快點幹活兒，你個混蛋！」人家是教你來罵我們的。你原該大叫大嚷纔對，可是你站在那兒，跟魚似的眯巴眼兒。人家不是教你來眯巴眼兒，人家是教你來睜開眼睛，拉開嗓門叫喚的。你在這兒稱得起是個老闖。得了，那麼，拿點精神出來，發發命令吧，你這杜鵑蛋！」

其實他自己是這夥人裏頂懶的一個。他十分熟悉自己的行業，遇到高興，能夠熱心而熟練的做好工作，可是他總是不上勁，情願拿一些胡謔出來的故事款待別人。因此，每逢工作做得正起勁，大家一聲不響，專心的做着，一心要把活兒幹好，幹得漂亮的時候，奧西普卻用他那貓叫樣的聲音開口了：

「我不是告訴過你們：那一回……」

有兩三分鐘的工夫，大家裝得沒聽見他的話，專心鋸木頭和刨木頭，他那柔和的中音夢幻的流動着，在他們四周盤旋，要求他們的注意。他那淡藍的眼睛微微閉着，奧西普撫着他那鬚曲的鬍子，高興得吧唧嘴唇，快活的亂撥字眼。

「於是他釣着一尾鯉魚，把它放在籃子裏，走開去，進了樹林，想着馬上就要喫到可口的魚湯啦……忽然，他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叫起來，他也說不清是打哪兒來的：